

世界史教材改革的可喜尝试

——《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近代分册)评介

许永璋

世界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成为整体的,它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世界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历史事实,系统、全面、完整地阐述这一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世界通史,应该是一部叙述、分析和阐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综合性著作。世界近代史是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它既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同时,在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由分散性到整体性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即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形成的阶段。按照通史的要求,来编写世界近代史著作,史学工作者一直在进行探索。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了不少世界近代史教材。这些教材在高等学校使用多年,在介绍近代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知识方面,应该说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从这些教材的结构和内容上看,基本上没有突破国别史或地区史汇编的框架,作为阐述整个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通史来说,似乎还有不足之处。

最近,由吴于廑先生担任顾问,周友光、郑昌发、郑祖铤主编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近代分册)已由湖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全套书的第三分册。这是一种供高等学校使用的教材,也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世界史专著。它既具有改进和提高世界近代史教学的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推动和促进世界近代史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这本教材与以往的世界近代史教材相比较,有很多不同之处。正如该书《编者的话》中所说:“它在摄取了一般教材所能提供的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对世界历史进行某些宏观考察。它着眼世界全局,从总体上叙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阐明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随着社会形态的递进,如何由彼此隔绝的分散性发展转向互相依存的

整体性发展。”读过该书之后,看得出来,编者在突破以往教材的模式、揭示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具体历史进程的多样性、注意世界历史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联系、使世界近代史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通史的组成部分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本教材的出版,不仅加强了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材建设,而且也是世界史教材改革的一个值得欢迎的可喜尝试。

笔者作为一名世界近代史教学工作者,对这部新编教材感到极大的兴趣。据我的初步感受和肤浅体会,这部教材的突出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体例新颖。以往的世界近代史教材,一般是将世界近代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640年开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夕,为第一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第二时期即垄断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时期。然后再将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分别列入这两个时期之中。这种编写体例,虽然突出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性,可是却忽视了各国和各地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同时,也没能说明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近代分册)打破了传统的两段式分期法,改变了以往的编写模式,采取了新的编写体例。编者没有严格规定世界近代史上限和下限的具体年代,也没有按照传统体例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两个时期,而是以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为基轴,在叙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同时,综合叙述各国家、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从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来阐明人类历史在近代时期怎样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行程。该书将这个�过程分成三个部分,即:第一编,资本主义制度

的兴起；第二编，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三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整体世界的形成。虽然编者在书中对这个过程并没有明确的阶段划分，但是大体上说来，第一编是从16世纪写到19世纪初期，第二编主要是写19世纪中期，第三编则是从19世纪末期写到20世纪初。全书的基本线索是叙述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和成为世界体系的过程，也就是整体世界形成的过程。它表明，世界史之真正成为整个世界的历史，是在近代时期。该书的这种编写体例，的确是一个创新。

其二是结构合理。本书编者在考虑和安排结构时，也作了可贵的探索和尝试。世界近代历史的主流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可是，在这一发展过程的同时，还存在着与欧美国家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东方国家。在叙述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这一主流时，怎样将东方各国和各地区的历史纳入其中，从而说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整体世界的形成，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这就需要把世界近代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世界近代史，从纵的方面说，是资本主义由资本原始积累、自由贸易发展到垄断资本统治的过程；从横的方面说，它包括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发展中的许多重要内容，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霸和战争、以及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等等。如何恰当地叙述这些内容，即如何处理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的关系，本书编者作了认真的考虑。从全书的结构上看，安排得是比较好的。在本书第一编“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中，既叙述了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等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以及经过这些革命所确立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与封建主义势力反复斗争的史实，同时又叙述了在这一时期内亚非国家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和进行初期反抗斗争的情况。将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北美独立战争放到一章（即第三章“美洲一系列独立国家的出现”）中去叙述，这样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具有类似的性质。而将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胜利和一系列独立国家的出现，放到第四章“新旧两种势力的激烈抗争”中，这种安排也不同于一般。它既体现了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与同一时期亚非国家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有所不同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反封建专制统治的结果，因而加速了封建主义欧洲的崩溃。在第二编

“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立”中，叙述了由工业革命开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并通过1848年欧洲革命和50—60年代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包括德意志的统一、意大利的统一、俄国农奴制的废除、英国的议会改革、美国的南北战争等）的叙述，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巩固的过程，同时，也叙述了这一时期内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巴黎公社革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反侵略反封建斗争。后面两方面的内容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同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编者在叙述中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此外，编者将日本明治维新放到第八章“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奋起”中来叙述，既体现了19世纪中期亚洲各国历史发展的共同性，又表明了日本的特殊性即“日本是亚洲唯一对西方冲击作出成功反应的国家。”（该书第356页）这样的安排，也是很有特色的。在第三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整体世界的形成”中，叙述了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情况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时叙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第十一章叙述国际工人运动的广泛发展时，除了叙述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发展、第二国际的成立、列宁主义的诞生和1905年俄国革命外，还专门增加了一节“亚、非、拉、加拿大、大洋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早期工人运动”，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国际工人运动的情况得到更全面的了解。这也是与众不同之处。

其三是详略适当。近代时期的世界历史是十分纷繁复杂的，其中充满了革命和复辟、侵略和反抗、压迫和斗争、争夺和战争，而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情况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目前，反映这些历史事实的材料应该说并不是很缺乏的，关键在于如何驾驭、选择和使用这些材料，使之条理清晰、详略适当，能够说明问题。世界近代史的内容很多。在叙述这些内容时，既要照顾到历史知识的完整性，又要注意避免面面俱到，这就需要在选材上下功夫。本书编者在材料取舍上处理得是比较恰当的。书中增添了以往教材中所缺的内容，例如近代时期的中国史，亚、非、拉、加拿大、大洋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早期工人运动等。而对于以往教材中讲得较多的部分，本书则作了适当精简。例如：将美国独立战争、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合

为一章，将1848年欧洲革命、19世纪50—60年代欧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也放到一章中叙述，这样都节省了很多篇幅。全书共有44万多字。这个份量，比以往的世界近代史教材少了很多。篇幅虽不很大，但适合于高等学校教学之用。使用这个教材，对教师来说，可以有更多的余地，在讲授中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述和发挥；对学生来说，则可以在阅读教材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去阅读有关的参考书或从事科研活动，加强学习的自觉性。

其四是史论结合。史论结合，笔者体会，应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具体的历史事实进行具体的分析；二是从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引出科学的结论，从而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观全书，笔者认为这部教材是力图做到史论结合的。本书编者对于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阐述，做到了夹叙夹议，寓论于史。由于在叙述中贯穿着观点，因此使人读过之后，能够从编者的叙述中很自然地得出结论来。例如：书中叙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专门列目去论述它的意义，可是通过了解英国革命的史实特别是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以及英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读者对于这次革命在资本主义制度兴起时具有的意义也就很清楚了。再如：在结合史实分析巴黎公社的诸多失误表现时，实际上也就说明了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又如：在叙述20世纪初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后，专门列目写了“‘亚洲觉醒’的基本总结”，从革命性质、历史意义、失败原因和经验教训等方面，作出了一些具有共同性的结论。这种写法，既节省了篇幅，同时也有助于学生获得规律性的认识。正是在这些方面，本书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它虽然是作为教材来

写的，可是又有着较强的学术性。

由于这本教材是突破旧体例、开创新体系的一种尝试，因而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之处。例如第二编中，只有19世纪中期亚洲的内容，而缺乏同一时期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情况。虽然在第三编中有一些回述拉丁美洲的内容，而非洲被瓜分也主要发生在19世纪末期，但是在第二编中没有非洲和拉丁美洲，总不免使人感到似乎少了点什么。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也还有讨论的余地。例如第十章第一节，正文中写的是第二次技术革命，但标题上写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似应统一起来，称“第二次技术革命”为宜，因为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是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曾对此作过论述（见拙文《有关工业革命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当然，本书编者有自己的看法，不必强求；作为学术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另外，个别史实尚需核实订正。例如，本书“大事记”中说“1619年，非洲首批黑人运抵美洲贩卖”（第567页），而同书第一章第一节中则说“1502年葡萄牙人把首批非洲黑奴运到圣多明各岛”（第3页）。两种说法，应以哪一种为准？据多种书籍记载，第一批黑奴从非洲运到美洲圣多明各岛，是在1502年。再如：本书第542页上说“19世纪60年代”，古巴发生两次独立战争，不很确切，应为“19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

总的说来，该书的优点是突出的，成绩是主要的。她的出版，既为高等学校增添了一本新教材，同时也为世界史教材改革开创了一条新路。此书不仅仅是一部教材，也是历史爱好者学习世界史的一本有益的读物。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